

278 闲话《货币哲学》

大家好，今天的话题是“闲话《货币哲学》”。很早就想谈这个话题了，正好借这个话题聊聊当下的一些经济状况。最近外部压力确实是很大，就是说话要谨慎、写东西要谨慎，暂时不触碰敏感的东西，我今天也仅仅是谈谈《货币哲学》，今后一段时间一直到12月18号都会安静一些，每天主要是跟大家做一个问候。

聊天比上正式课难办，我一直说聊天主要是将我平时读书思考写下的札记与平台上的朋友们分享，顺便也做一个历史记录。最近北京的朋友也一再说聊天的重要性比书重要，因为切合实际。

我也很清楚我微博上一次被封可能就是因为聊天，聊到汉武帝、卫绾、桑弘羊，顺便谈了一些经济政策，可能触碰到一些人敏感和脆弱的部分，所以有了很大的意见。因为谈历史难免会回来映衬现实，可能好多很敏感的朋友觉得你这是在批评和影射，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真没有啊！我们以后聊天尽可能的务虚一些吧，今天的题目是“闲话《货币哲学》”。

平台上的朋友知道我一直在推崇西米尔的《货币哲学》，很多朋友也认真读了说读不懂，其实我知道《货币哲学》非常难读、非常难懂，能读懂《货币哲学》那还得了！因为德国人写的书总是那么的麻烦、不太好好懂，另外中文翻译在处理概念和逻辑，他不能把它变成评书，所以在既有的中文的概念和逻辑基础上他就有可能会出现强烈的扭曲甚至误导。

我一堂课也谈不完，将来有时间可以稍微细致的讲一下子。因为现在遇到货币上的一些问题了，我想借西梅尔的眼睛或者视角闲聊几句，不作为正式的学术性的探讨。我也一再跟大家说我们每隔一周有

一次聊天儿就是纯属闲聊，因为你们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将我内心的东西、将我看到的东西掏出来给大家，算是掏心掏肺吧。哪里就一定正确？哪里一定是真理？只是不同的角度看这个世界而已。

在聊天之前说几句话，基本上也是废话，因为最近有朋友是北方来跟我说“你注意到没有互联网上有一些批评的声音、质疑的声音各种声浪比较大？”我其实没怎么在乎这个东西，但既然大家提起了我今天就说一下子我的两条意思。

我已经有多次声明，我只是对一小点学问有一点兴趣的一个普通的民工，我对哲学、史学、经济学以及其他的一些问题有一点兴趣，在港工作期间远离家人，所以我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做了一点阅读后的一点感慨。后来香港的朋友帮我在诸多的媒体开了专栏，所以我就变成了一个专栏作家，再后来学校请我去讲课，我又变成了讲课的这么一个人。

虽说我抽屉里有证书、聘书一大堆，但我今天再说一遍，我就是对一个对学问有点兴趣的民工，偶尔写写文章、讲讲课，我既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更不是教授！我不是说对批评我的人有意见！不是的！我不想让大家特别是我亲爱的朋友们有误会。一个人低一点好吧，高了掉下来就没意思了，另外你是专家和学者、教授，那么你必须承担起你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使命。

我写的公开发表的文章应该过百万字了，另外好多有兴趣的朋友汇集了我的一些东西后成了一些书，但是正式出版书我很谨慎，我不是在乎羽毛我是怕十年之后我接受不了。记得文本先生曾经叮嘱过我说“你这个书你十年之后自己还能读得下去、这个书你的敌人想读，这个书要300年之后有人读，不然你就别出书了”。他这个说法对我的影响挺大的，所以我很仔细很在乎。

确实是写的差不多七七八八了，合适的时候再出吧！好多朋友说“你为什么不赶紧怎样怎样？文集也好啊”，我说“那个东西不重要”。我今天再次说明，我就是个对学问有点兴趣的民工，其中可能经济学涉及的多了一点，但我真的不是专家学者也不是教授，之所以跟大家处得如此的好，是因为我们通过一个平台进行彼此的交流沟通、互相学习。如果那些东西对你有意义我真的很开心，如果那些东西伤害了或者是刺激到了或者怎样了，那我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以后我尽可能的将声音放低一些。

第二个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其实对人设的问题非常在意。我必须跟大家说，我真的不是什么白莲花，我最讨厌别人将你人设成白莲花。因为我自幼就离家，所以不是个好儿子。我又外派在香港都算不上个好丈夫。我对孩子虽然极为用心，我自认为我是合格的父亲，但陪伴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自己也知道，恐怕也很难称之为好父亲。我自己的能力有限，都算不上好的员工。

唯一让我觉得稍微可以安心的，我大概还算是个好朋友，所以我还行。但请大家务必注意，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初始人设，那个初始人设是别人看不见的，是你内心深处的。很多人就没离开过14岁的初始人设，所以他表达出来的东西有时候幼稚，或者是对世界的理解。今天我们谈《货币哲学》就要谈到这个问题。我说的不是初始人设，而是外部人设。外部人设可能有朋友喜欢白莲花，什么有良心的、独立的经济学家之类的，这个东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内心有共产主义理想，我希望我是在现实中有所作为的一个社会主义者。

但我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白莲花，我对这个事情是极度反感的。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第一我只是个民工。第二，我真的不是白莲花。为此我多年前写过两篇著名的文章，一篇叫《君子不器》，一篇《行者无状》。

好，今天我们来谈西美尔的《货币哲学》。西美尔出生于1859年，马克思还在。他去世时，正好一次大战爆发，是1918年。他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也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学家。他的著作应该是反实证主义社会学思潮的巅峰。他是德国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社会学家入手谈经济问题，所以他的角度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他深深震撼到我，并且影响到我，不光是经济学方面，还有其他的方面。我今天谈两个东西。

我们来看看西美尔是怎么理解货币的？西美尔的《货币哲学》说了两句非常重要的话，我是用我的语言来翻译。我全部讲完，因为我觉得过于复杂的概念和逻辑叙述会把大家搞晕了，不好玩。第一句话请记住，**货币是意识**。注意是意识，它不是知识，不是认识，是意识。意识不同与知识和认识。意识是潜隐在你的思维深处的东西。

用哲学的语言概括是潜藏在你主观判断的深处，是不由自主的进行某种判断。就是不是你说我思考这件事儿它蹦出来的，是你根本没注意那个意识，在你看到和思考的时候，自然的出来的东西。那么货币为什么是意识呢？你检查一下你的意识。你看一样东西，看一个人，看一件事物的时候，有没有价值判断。其实我们在直觉中起了分别，我们在行为中有了取舍。

很大一块是源于**货币意识**的作用。有的时候我会说每个人情不自禁的都是一个会计师。他每天都在做尽职调查，只不过他是对身边这个人、这个事儿、这个东西一直在做尽职调查。我们经常用的话是值不值得？人在接触货币金钱之后，**金钱开始慢慢潜入我们的思维深处，构成了我们的价值观。**西美尔的原话：“**一切都是价值判断。**”

你知道，其实在沙漠里水才重要，钱不重要。你知道在围困的城里，比如说当年围困长春，一根金条就能换一个大学生，就能换一个馒头。金钱、货币其实它是一个意识，它并不是真实的现实。但这个

意识当它非常强烈的时候，它会**干扰**我们的一切的情绪，干扰我们的判断，甚至干扰我们的行为。我们做出令人惊讶的一系列的动作行为。

一个人如此，一个机构如此，一个社会如此，一个国家如此。这个意识一旦被强化、被扭曲之后，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会由这个潜意识而推翻了一般意义的科学归纳，所谓天理。我们会由这个潜意识而推翻一般意义的道德判断，所谓的伦理。就是天理、伦理都压不住这个意识。所以才有那么多的战争，才有那么多人的犯法、犯罪，才有那么多的妻离子散，因为那个意识起来了。

西美尔的看法是对的，他说当理解货币是一个意识的时候，你便能够理解**资本主义的原始动力**或者是原动力，这个老头非常厉害。他说货币不仅仅是商品，不仅仅是物，它是意识。只是它深藏在你思维深处，你以为你看到的那个东西才是货币，其实那个货币藏在你思维深处，藏在你的心底。因为我们经常会讨论人生的价值。

最简单的衡量就变成了货币。我原来说左手一把尺子是级别，右手一把尺子是金钱，连左手这把尺子都可以由右手这把尺子定义，不然就没有了腐败。货币是意识这件事情重不重要？太重要了。西美尔认为货币是意识，西美尔认为意识对整个的制度和政策具有决定性。因为当所有人的意识汇聚成共识，它就成为了一种制度和政策的源泉，它甚至可以违背天理和伦理，形成某种的结构性安排。

这个老头看问题是入木三分。当我看到他说货币是意识，我是惊出一身汗来的。因为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内心不知道，我们进行归纳、演绎、判断，那个潜意识会冒出来，它帮你进行价值判断。我们老说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其中价值观，我们必须理解西美尔货币哲学里关于货币是意识的深刻的论述。如你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冷峻的认识，你其实会改变人生。

因为你知道你这个意识，它意味着审美，意味着你的**审美取向**。你本来爱一个女孩儿，但当这个意识起来的时候，香港有个朋友那天跟我说少年不识愁滋味，我就不说了，这个有点庸俗。（年少不知少妇好，错把少女当成宝）他就说，少时不知富婆好，老来才知金钱少。他说的是这样的一首香港人的打油诗，我听了以后我非常震惊。因为这是一种货币意识对审美的干扰或者是扭曲，它是很广谱的一个现象。

你知道，如果一个高级领导干部有了非常深刻的哲学修养，他读过货币哲学，他就知道这是一个意识，他不会将权力来置换金钱，因为潜意识里边这是一个审美。他觉得潜意识蹦出来的审美告诉他这是好的，这是幸福的，这是人生的境界，多扯。所以我们注意到诸多人生的悲剧，诸多扭曲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现实。其实是《货币哲学》里西美尔老人家撕开说破的事情——货币是意识。

货币是意识，它是一个人生的问题，它也是个现实的问题。当你看到数字货币比特币，你开始理解西美尔老头厉害了吧，它果然是个意识。因为货币不可能在你的兜里，也不可能都在你的家里，货币其实是在你的脑子里。它只是一串你理解的数字，但是它可以现实的变成一座房子、一辆车、一个包包、一块表、一顿大餐。**货币是一个既现实的东西，又是一个精神的东西**。在西美尔的货币哲学里面，提炼出它精神的部分。

好吧，第二个部分。我今只谈两个部分，就是西美尔两个重要的观点，第一，货币是意识。我刚才讲了，我没讲透，因为我今天不想举例子，举完例子以后，我怕大家心里边不舒服。因为我读西美尔哲学是我刚去香港，我当时自己的内心是斗争激烈的，但你多读两遍，你开始，哇！人生立刻洞开，打开了。第二，他说**货币是关系**，这一

点我们都生活在里边，但我想大多数人可能未必有这样的自觉，因为这个自觉极为重要。你说我爱你。

爱不需要用货币表达吗？爱难道不是一个房子吗？一个家吗？爱难道不需要一部车吗？爱难道不需要一顿丰盛的晚餐吗？爱难道不需要送自己孩子去留学吗？爱到底是多少钱呢？没有货币，有爱吗？香港有一首歌，我忘了，我哼都哼不出来，唱也唱不了，它就是说爱是多少钱这件事情。那首歌的题目叫《没有钱你会爱我吗》。

货币在不经意之间定义了人与人的关系；定义了人和机构的关系，你和机构之间的雇佣关系，或者是你创立的机构；定义了人和社会的关系；定义了人和国家的关系；定义了国家和国家的关系。我们今天要谈汇率，货币是关系，你不觉得这老头真的很厉害，它说货币是意识，它又说货币是关系，而且这个关系复杂不复杂？复杂。人之间本质上不应该是金钱关系，但所有的关系可能都需要金钱来表达。痛苦不？残酷不？现实不？高尚不？

你的孝顺，你的爱，很多时候需要用货币来表达的。行为也重要，货币也重要。当我看着身边的男人和女人们剧烈的争吵，一个女同志激烈的批评一个男同志，我笑咪咪的问她：“如果他现在年薪百万，住在豪宅里，开着奔驰，你还这么生气吗？”她看我半天，“那我当然就不生气了”。其实特别简单，很多很多的事情，潜意识里边的东西决定了真实的思考。

西美尔是个哲学家，他说关系。当然决定人之间的关系的不是货币，但是货币却严重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机构的关系，人与国家的关系。你可能是个纳税者，你也可能是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的受益人。它严重的影响国与国的关系，当人民币和美元，如何定价是合理呢？它要打关税战了，你是升值还是

贬值呢？你是要黄金还是要比特币呢？你还是决定继续囤那张绿纸呢？你能简单的说，我爱你吗？夫妻吗？

所以当有人将中美关系定义为夫妻关系的时候我笑了，我知道他们说这个话的人是没有读过货币哲学的。他们不知道**定义关系的不是货币，但货币严重的影响关系**。我刚才说了，我爱你真的跟金钱没关系，但是有金钱那真的影响这个关系，没有金钱更影响这个关系。我看到许多的家庭的破裂，父母、兄弟姊妹子女行同陌路如寇仇。

西美尔非常残忍，他说**货币可能是一切关系产生矛盾的起点和归宿**。这个德国人很讨厌，他说的很多话你不太容易理解，但他这句话是对的。一切关系产生矛盾，他的起点可能都是货币，它的归宿最终可能也是货币，所以他叫货币哲学。我这么说你们下回再读的时候容易读点。我再重复一遍，货币是意识，货币是关系。好多人说其实懂，只是无法进行哲学概述，不会像西美尔他这么了不起的哲学家社会家，他来观察经济问题的时候，他和正常人不太一样。

但西美尔谈货币哲学并不是想谈我们家里边那点破事儿，也不是想谈你内心深处那点阴暗。他是想通过**货币是意识、货币是关系来谈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合宜性，这才是个伟大思想家思考问题的归宿和焦点**。我们的今天是聊天儿，我也不想把事情搞得很复杂。连续三个台风来到珠江口，这台风一点儿不能降低温度，闷热下着雨，说是冬雨但是这热，能到32度的热。

冬天的开个空调也挺难受，我主要是怕潮所以流着汗讲钱是意识、钱是关系，所以我觉得挺怪异的。**钱，货币是一种关系，它最终完整的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它构成了制度的模式，构成了政策的模式**，它必然在这个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如你懂这是意识，你个人的问题你会想得很透彻。

如你理解了这是个关系，那么相信你们就会很好的处理相关联的事物了。每个人都要处理很复杂的关系，人和人之间、人和机构之间、人和社会之间、人和国家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人和自己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比如说你要做很多事情，要做投资，要处理很多问题。但我在想其实人活着很大一块意义，不仅仅是潜意识决定你的快乐。

而且当你的思维上升到一定哲学高度上回头一看，莞尔一笑的内心的舒服平静与安逸，所以货币哲学意义非常重大的。讲到这里，我介绍西美尔的结论，我想说一句，当货币这样的现象，既是物质又是精神，你知道他涉及到我们佛学里边的中观，佛学是讲空有的，有的、空的、真空、妙有，是空有观。有了可能你就空了。

真空可能就妙有，人生很多事情是无尽的取舍，利用身体、健康、职务、权力换取了金钱，你丢掉了一些东西，你得到一些东西，可能你丢掉东西是最重要的，而你得到这个东西，可能只是一串数字。也许你因此而失去了那个美丽的爱情，多美好的生活，一生的挚爱，而你得到的东西到最后可能在你眼里真的是形同粪土，哈哈哈，所以它有点进入中观的境界。

我说是我的肤浅的理解，我是说佛家的般若论，关于智慧的，佛家的中观论和唯识论，其中中观的是极为关键的。中观是跳跃超越空和有的关键的地方，超越现实进入精神世界的一道门槛，完成了中观的跨越，基本上这个人就没有痛苦了，或者是痛苦的就没那么强烈了，你就不会抑郁了。因为其实是空的，只不过是都是有的，或者是那么现实的存在着的，但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好话题有点重了，聊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其实还是货币哲学的话题，就是**币值的税政意义**。我不想讲这块儿，但是因为西美尔讲到了，我就简单说两句。因为它涉及到我们对购买力，对通

胀的理解。因为我一直在说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增加，和给老百姓加工资是一回事儿。货币贬值，所谓的通货膨胀，相当于给老百姓减工资，就是货币它在现实中呈现出来的样子。

当他以制度和政策呈现出来的那种关系你能看出来他是爱和恨，当你爱你的人民的时候，爱老百姓的时候，你会给他加薪；当你想抢劫打劫他的时候，你会给他减薪。那么币值的变化其实表达了，我记得我在清华大学边儿上的书店进行第一次演讲的时候，本来应该进学校但学校把我的教室给取消了。我跟阳和平老师在演讲的时候曾经说过，就是讨论到这个货币问题，我说中国自1949年建国一直到1978年，火柴都是两分钱一盒。

好还是不好呢？我说制度和政策的仁慈，只有你失去这份仁慈的时候你才懂。你觉得两分钱一盒的火柴好还是不好？你觉得今天阿根廷通货膨胀 1600 倍好还是不好？爱还是恨呢？西美尔谈货币哲学的语言看似平和，里边是风驰电掣。我首先得说明，西美尔是马克思之后的一个非常伟大的社会主义者，所以我也喜欢他。还有凯恩斯我也喜欢，因为他们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内心深处心存着爱和悲悯，他们是为老百姓、为劳工思考的。

币值——货币币值的变化，它会严重地干扰资产负债表。货币剧烈贬值，资产价格貌似不贬，甚至有膨胀，甚至有泡沫，但真正获益者是负债者。请注意我的陈述。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真正有权力在社会上获得钱，获得货币，拿到货币，就是以负债的方法获得货币的人，那个叫资本家。而他的货币能取得超额利润的原因，有50%以上的原因（不是我说的）是通货膨胀。

当你借了钱买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涨了一倍，而你把东西卖掉，还回去的钱，比如 100 块钱买的东西，现在涨到 200 块钱，你还回去的钱就 110 块钱到头了，90块钱是通货膨胀送给负债者的。为什

么那么多国家喜欢通货膨胀？你懂的。所以西美尔谈关系，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政策设计，他在谈资产和负债，他在谈货币币值变化——货币币值内在的价值是表达为通货膨胀，外在的价值表达为货币的汇率贬值。

我今天讲的是《货币哲学》，我没有任何介入现实的事情，请大家也不要介入现实。介入现实压力很大。西美尔说过消费的问题，拉动消费等于什么？如果货币增值，增加购买力，那么货币增值就等于给老百姓劳动者加薪，如果再增加就业，增加工资，就拉动消费了；如果恶性通胀，货币严重贬值，你家的薪水还不足以覆盖通胀，那么就不能拉动消费。举例，美国的加薪幅度是不是很惊人？动不动就30%、50%。

但美国的通货膨胀对等。而构成美国既能加薪又能通胀的是什么呢？是36万亿美元的国债。美国美好的美国梦，第一阶段是抢来的，第二阶段是借来的。这是现实啊。现在美国面临历史性的选择，是借还是抢？如果能借呢，那就借呗。36万亿不多，可以借到100万亿美元的嘛。

只要有俩个姓“中”的，一个叫中东，一个是我们。一个右腿一个左腿，我们是左腿，那边是右腿。只要这两只腿愿意支撑美元的价值、价格，借到多少万亿都没有问题，可以借的。如果他们不愿意支撑了，这是从70年代开始，它由负债而繁荣的这个状况不可持续了。50年过去了，不可持续了。那么就只有抢一条。要么借，要么抢，如果借不来也抢不来。唯一的选择就是革命，就是内战，没有了。

请注意，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西美尔说的。请有关的一些朋友不要一天到晚地跟我过不去，不要跟我折腾，是西美尔说的。西美尔说是意识，是关系，并且西美尔他一再强调制度和政策的含义，其中税政的含义非常重要。所以他强调购买力、通胀，强调资产与负债，强

调消费，其实他说得非常简单，也非常清楚。我一说，我想所有的朋友都明白，但我今天不想花精力在这个事情上面。因为上次说汉武帝就惹那么大麻烦，我今天说西美尔应该问题不大，他哲学家，我们只说哲学。我下边想谈汇率了。

好多朋友说没有汇率问题呀，汇率问题是一个交易的结果，是市场决定的。我就想骂人。这世界上什么都可以由市场决定，唯一是汇率不由市场决定。它确实是交易的结果，但是它是一种扭曲交易的结果，不是现实交易的结果。还不能举例，因为一举例又涉及到具体的问题。我只是用货币哲学的角度来解释一下**汇率的本质**——升值相当于增加出口关税，相当于降低进口关税。

贬值相当于降低出口关税，增加进口关税。我刚才要讲货币和税政的关系，我是讲到了、涉及到汇率了，就是升值就是增加关税，贬值就是降低关税。如果将关税倒贴币值，就是我们所有的退税补贴算回我们的币值，人民币现在相当于 8 块钱。我们汇率现在是 7.25 附近，就是我们如果把所有的补贴取消掉，把它还原成币值差不多 8 块钱。千言万语都是看法。

算法非常冷酷。当你退税，同样的人民币在海外买到的中国商品比国内便宜。请问资本要不要离境？**这就是贬值加退税导致资本外流的基本的经济学逻辑**。我再倒着说——人民币升值等于增加国民福利，人民币贬值等于补贴他国国民福利。好多朋友说，请不要将经济问题、货币问题变成制度和政策问题。

尤其不要进行道德叙述，可惜我说的是哲学，这是西美尔说的，不是我说的。所谓的铸币税，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币值上出现问题，它变成了一种强征的补贴，**强行征收的补贴**。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汇率？因为特朗普1月21号上来以后，真的有可能会开启关税之战，他是对中国征缴关税到60%。60%如果成立倒推人民币就是十块

钱，所以香港现在说人民币合理汇价是10块钱一美元，就是这样来的。那么事实上是这样吗？应该这样吗？

当然不是！我都说了，西美尔说的货币是一个意识，当别人给你灌输到你的意识里面，成为潜意识，成为你制定制度和政策不自觉的一种行为，你都不知道这里面发生了什么，我不做任何道德判断。你在做什么呢？我不同意严重扭曲本币，严重低估本币，来进行所谓的资本流入，招商引资，和所谓的商品输出，因为在特定历史时期我们缺乏资本我们缺乏国际市场，这是可以做的，比如1995年。

但是30年过去了，现在是2025年，你还要玩引进资本、商品输出，你认为我国资本稀缺吗？你认为我国国际市场稀缺吗？不是，因为你不认为我国应增加国民福利，而且你要对他国国民进行福利补贴。这是潜意识，它表达为货币的潜意识，这个潜意识是错的。（坏了，我今天讲哲学，讲着讲着又不哲学了，好吧，我们先回到现实。算了，还是回到这个哲学里去吧，不能回到现实中。）

我最后得讲一下比特币和黄金，这个时间老是不够，我们讲几句比特币黄金，因为这涉及到大家对投资的理解。为什么人家要推比特币呢？因为比特币是意识，因为黄金是可以计算开采成本的，同志们啊，黄金此时此刻的开采成本已经上升到2200美元一盎司了，可能还在上涨，而且黄金的开采成本越来越高，就是黄金当它变成金条或者金币到你手上的时候，它的成本已经接近2500美元一盎司。

美元还能挂钩黄金吗？我想在过渡时期，可能美元，可能美国修复资产负债表的时候，会将他们持有的黄金资产冲销他的负债，就是他资产负债表会有一次膨胀，就是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会有一次膨胀，因为他手上黄金量够。这也是我为什么鼓励我国要存一万吨黄金的原因，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不听我建议的原因。因为意识，这是个意识，这是个关系，在意识和关系问题上没有说清楚之前，在意识没有的时

候，他就是被别人的潜意识侵入，在关系没有处理好的时候，他站在对家那里，他放弃了主观变成客观了。

而比特币也有成本，但比特币你看着不是。用比特币代替黄金，或者是在过渡时期来处理36万亿美元债务的问题，可能是一个方案，当然这里边还需要其他的必要条件，正在进行某种的测试和博弈。但我不认为这件事情可以成立，因为我认为，将来非主权的数字货币，必将成为历史的垃圾，我的看法不一定对啊。

同时，我也认为美国没有时间了。两个原因，一个是你们已经看到珠海航展了，其实珠海航展的一部分内容已经在全世界各地显现了，比如说拖鞋军可以打航母了。实际上，美军将在五年之内失去所有的军事优势，除了核武器，可能也包括核武器，就是陆军、海军和空军的优势荡然无存。当美军没有优势的时候，美元就没有优势，而且美元的优势会早于美军的优势提前丧失。好多人说美国经济很好，我也不这样认为，我甚至认为，ChatGPT、通用语言大模型，美国人在AI人工智能上面走错了路。

所以我认为美国经济将会出现深刻的调整，而且很近了。**这个深刻的调整，包括美国的货币、金融和经济体系。**如我刚才说AI人工智能的方向错了，点错科技树了。因为你看珠海人工智能，你会反问美国的ChatGPT人工智能对军事的意义是什么呢？记住我的陈述，因为语言模型和行为模式还有距离。比如说我们的虎鲸，我们的海军将来的重要的历史转折虎鲸。

我们的飞鸿-97，那个都是AI，都是人工智能，都无人化了。我们做的是有形物。他们在进行大规模的通用语言模型，我不是说那个东西不重要，那个很重要。但那个的产业化可以为经济创造的真实价值可能需要更为漫长的时间。我根本就不怀疑，我们国家三年之后就

成为全世界最主要的军火出口大国，我根本不怀疑我国工业产品出口的问题，我甚至认为早就应该取消所有的补贴然后人民币迅速升级。

上周我们在香港讨论过，我国官方持有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广义华资包括大陆外汇外挂在海外的大概2万亿美元，港澳台新大概2万亿美元，漂浮海外的华资不低于1万亿美元，合计8万亿美元。就问你已经有8万亿美元了，你还要增加吗？你为什么不把它转换成人民币计价资产和战略资源储备呢？什么比特币啊！黄金才是最有用的东西。

好多人担心我们的A股，觉得美国很好，觉得特朗普跟马斯克会带来“川马新政”，会改写美国的历史。我是学财政的，我读资本论，我知道该怎么改变生产关系。我也读历史，看了那么多历史上的变法，我给结论：“川马新政”没法完成对美国现实的彻底改造，局部的、外表的会有一些改进，但真实的改进最好的时机已经错过了。

我其实原来对桑德斯和沃伦是寄予厚望的，但是一个是太老了，另一个是他们不是毛泽东，他们无法唤醒民众，他们也做不了改天换地的事情。美国现在只有两条路，一个是借钱，一个是抢钱。借钱看看吧，我觉得这左腿和右腿都够了，太累了。无论是中国还是中东，太累了、够了，借就算了。抢呢？看能抢谁吧！欧洲、日韩台新就这么多东西了，看看能怎样抢，能抢多少，够不够36万亿美元的填窟窿。如不行的话，那我们准备迎接风暴吧。

好！今天聊天儿又有点重，好吧！反正闲聊，我说说心里话。你们就一听就是了，这个又忘了谈市场了。明天下午有时间，我就聊几句。今天也聊的差不多，反正大家心里有个数就行了。记住西梅尔货币哲学，一个是意识，一个是关系，这老头厉害。好吧，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明天再见！